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二卷

康熙初，孫芑瞻在豐為侍講學士時，嘗言：「聖祖勤學，前古所無。坐處環列皆書籍，尤好性理五經四書。所坐室中，顏曰「敬天」，左曰「以愛己之心愛人」，右曰「以責人之心責己。」皆御筆自書。書法直逼歐顏。見章奏有德邁二帝、功過三王等語，謂：「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？」戒群臣以後不許如此。陸清獻公隴其嘗謹述其事。靜海宮夢仁初名宏宗，久困場屋。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春以一冊予之，春字子仁，因更名夢仁。康熙庚戌果中會元。

崑山徐司寇乾學為禮部侍郎時，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，語頗悖妄。乾學上疏劾其不敬。上喜曰：「此文有關國體。」遂升左都御史。已而王果上表請罪。

吳人張姓，以星卜游公卿間，嘗許繆念齋形狀元，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。吳中驚以為神，門外車馬不絕。張亦自高聲價，累致千金。韓宗伯莪時教授陋巷，托友代問。張厲聲曰：「此人來歲當死，還問功名乎？」及韓中會狀，張遁去。

廬陵張貞生，少人塾受經，即有志聖賢之學。官侍講學士時，言事激切，命下考功議革職。上愛其才，止鑄二級。出都時，王阮亭司寇等賦詩餞行。張《留別詩》云：「秋風送客復乘船，江遠帆孤一夢懸。焚草燈前期報國，披肝殿上願回天。」

聖明豈是誠難格，臣戀還慚術未全。賴有宗工交勸勉，臨岐申贈繞朝鞭。」歸二年，詔以原官起用，至京卒。嘗書「至危是人禽之界，吃緊在義利之關」二語於座右，以自警。

湖州沈閣學涵，於康熙辛未聞端午御試《紫禁朱櫻出上闌》詩。上閱至末句云「結根幸荷滋培久，長抱丹心對紫微。」

嘉歎久之。曰：「沈涵故自不凡。」

康熙四年十二月，兩江總督邵廷佐奏報溧陽縣民獲玉璽，篆文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十六字。

命貯寶庫，賞獲璽人顧起龍等各銀五十兩。

山東邱縣孝子王祚昌，割肝療父，父病立起。奉特旨給旌，後不為例。

本朝高文良公其倬，詩為勛業所掩，實一代作手也。嘗賦《恩賞花翎黃馬褂詩》云：「冠飄孔翠天風細，衣染鵝黃御氣濃。」莊雅獨絕。

湯文正公既官參議，康熙己未舉鴻博，召試授侍講，命錄平日詩文進覽。首篇係《親耕藉田頌》。上肅然改容曰：「此世祖章皇帝時事。」又閱詩至末首，有「年老才將盡，憂多道轉親」之句，上佇思久之，曰：「何謂憂多道轉親。」對曰：「臣幼遭亂離，半生在憂患中，常隨事體認，於道轉覺親切。」

詩辭樸拙，不勝惶恐。」天顏和霽，從容顧問甚詳，一時咸歎，優禮儒臣，為國家盛事。

范忠貞公承謨，大學士文程子。初充侍衛，復舉壬辰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龍文院編修，官至浙閩總督。死耿逆之難。有畫壁詩傳於世。楊李董漢策，尚書份元孫，博聞宏覽，忠貞特薦以科道用。旋被台參放歸。忠貞殉難後，浙人建祠於孤山。董《往謁詩》云：「淚灑西台夢欲迷，怒濤風急拍長堤。天涯渺渺無知己，埋劍金庭伴鶴棲。握機密啟意躊躇，篋有陰符返五湖。卻悔囊錐猶未試，女牆望見夜啼烏。」

康熙庚戌，一甲一名德清蔡官贊啟傳，二名德清孫司空在豐，三名長洲徐司寇乾學。即於是年十二月召對宏德殿賦詩，即日被命同直南書房，又同主順天鄉試，為鼎甲盛事。孫司空在豐充講官時，護駕南苑。園內有獐突出，上以御用弓矢授在豐，射得之。上大喜，顧大臣曰：「孫在豐文武材也。」

丹稜人楊鼎，幼失怙，母子兢兢相守。茅屋一椽，僅蔽風雨。鼎力耕養母，暇則釣於溪，得魚以為母日用，言笑起居不敢有違。偶與人爭，母呼之立解，雖曲直勿論也。年近三十卒。

其母悲痛，目為之昏。所居荒棘，中心多怖。一夕，夢鼎語曰：「母勿怖，兒為母伴。」驚覺，足底有物。晨起視之，則大蛇蟠屈其上。母駭甚，恍悟夢中語。曰：「得非兒所化耶？果爾當首肯。」蛇昂首若頷之者。母牀以大竹為之，竹節皆通，可藏物。蛇自牀下入竹中，夕則復來。鄰里聞之，歎為奇事。

後數年，母去依舅氏，臨行啟視，竹中蛇已不知所往。

康熙十七年，御史成其范題為星占之理可憑、捷音之來伊邇，請敕令軍士應期征剿以奏蕩平事：「臣竊惟，天道至微而難窺，非淺學所可輕議。臣以愚陋書生，何敢妄談？但事關軍國大計，不敢不據實為我皇上陳之。臣謹按，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，惟彗惑一星，其應尤速。此司馬遷所謂天子必視彗惑所在也。《天文志》曰：「彗惑行無常，出則有兵，入則兵敗。」

各以其捨命國為亂為賊，為疾為喪，為飢為民，所居國受殃。

《天官書》曰：彗惑反道二舍以上，居上三月有殃。殃速至，雖大當小。久而至，當小反大。今年十一月十五，火星退度，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。惟自十二月十八，火星退鬼金之宿，二十二，火星退並木之宿。自三十一度起，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十五度而留。留至正月十七而止。夫鬼金之分野，貴州平越府是也。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，雲南、大理、武定、姚安等府是也。據星占而論。論其時，則自十二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。論其地，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。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。一月之內，端倪必見。五月之內，消滅無餘。此必至之應也。說者曰：火星退度，亦有未必盡應者。

臣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，蓋水能剋火，火故不能為厲也。

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，蓋火土相生，火亦不能為厲也。至於火退鬼金，則火能燦金。火退井木，則火逢木而愈熾。況火旺南方，鬼井皆南方之宿也。雲貴皆南方之地也，反道正居其野，則逆寇之滅亡所必然耳。臣不知彼地之情形，亦不知兵家之進退，但以星氣之占驗，其理如此。請敕軍士速應星象，以圖蕩滅，則蕩平指日可期矣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伏乞睿鑒施行。」

奉旨：「知道了。該都知道。欽此。」是年吳三桂病死，次年世璠伏誅，雲南平。

歸安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，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，訝之。諸公曰：「寧忘卻此地耶？」因問山何名，僧雲崧山。忽悟曾曬鞋於階，視之，尚未燥。尋寤，數日卒。口占偈云：「誤落人間七十年，今朝重返舊林泉。崧山道侶來相訪，笑指黃花白鶴前。」

山西衛既齊官檢討，以言事忤旨，謫霸州州判。翰林建言，既齊其一也。曆官至順天府尹。御史陸清獻公隴其亦以言事當謫，既齊面奏：「陸為縣令時深得民心，今皆恐其遠謫。」遂得邀免。衛與陸初不相識。自後亦不相往來。正如祁奚不見叔向之事，人兩賢之。

丹徒張九裁字禮存，九歲通五經，壬午未冠領鄉薦。丁未對策，直刺部院督撫陋弊。讀卷者歎曰：「此長沙痛哭書也。」

既奏，擢一甲二名，授編修。

平原董訥字茲重，康熙丁未探花，由編修曆官至江南總督。以閩河事鑄級，補侍讀學士。民為立生祠。次年上南巡，民數千執香祠前，求仍放訥為江南官。上回鑾，召訥至舟前曰：「汝做官好，江南人為汝蓋一小廟矣。」因大笑。旋升漕運總督。

德清蔡石公啟傳，領順治甲午鄉薦時，尚未舉子。夫人私蓄三十金，為置一妾。妾至垂泣，蔡怪而問之。曰：「吾夫以負營債，故至此。」蔡乃夜往其夫家，語之曰：「吾為爾消釋此事。然我不可歸，歸則心跡不明。」即補被臥其家。天明召營卒至，謂曰：「汝輩違法，今不汝較，即繳券付金。」卒亦感動，不取息。命輜舁婦還夫，然後歸。夫人逾年即舉子。是科公車北上，有妓欲從蔡。蔡賦《羅江怨詞》云：「功名念，風月情。兩般事，日營營。幾番攪擾心難定。欲待要倚翠偎紅，捨不得黃卷青燈。玉堂

金馬人欽敬。欲待要附鳳攀龍，捨不得玉貌花容。芙蓉帳裡恩情重，怎能兩事都成？遂功名，又遂恩情。三杯御酒嫦娥共。」竟去，不復顧。康熙庚戌，果以第一人及第。

德清蔡翁築室落成，夢人授以四紅箋，各書大一字。後孫奕琛官至一品，曾孫啟傳庚戌狀元，元孫升元壬戌狀元，彬辛酉解元，方悟四一字之兆。翁壽至百八歲。

吳逆叛兵逼建城，鎮帥怯而耄，欲即降。其屬張游擊者請戰，數卻賊。張好著羊絨絳袍，單馬入陣，戰酣輒袒露半袖，驍勇絕倫。軍中號曰「半邊紅」。鎮帥忌之，誣陷以死。一軍皆哭。後人弔以詩曰：「漢將一身當敵騎，楚歌千古怨蘭叢。」

何事茅簷諸故老，負喧閒說半邊紅。」

平湖陸閣學某九歲時，值鼎革。其父為馬將軍所獲，某伏草中躍出，求代父死。將軍愛其文秀，以扇示之曰：「兒能讀扇上詩，即赦汝父。」某朗誦曰：「收兵四解降王縛，教子三登上將台。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。將軍不殺人，即今之武惠王矣。」將軍大喜，釋其父。乞為己子，某哭別其父而去。已而將軍物故，得脫歸。康熙己未舉鴻博，入詞林。聖祖愛其才，一日七遷，官至內閣學士。

打箭爐，故旄牛徼外地也。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，羌蠻混雜，連山接野，鳥路沿空。漢永平中，白狼、槃木、唐菽等百餘國舉踵奉貢，越山坂負襁而至，皆此種類。蜀漢時，武侯徵孟獲，於此造箭，因名打箭爐。唐韋臯拒吐蕃，李德裕拒南詔，皆扼大渡河為險要。宋建隆三年，王全斌平蜀，議欲因兵威復越雋。藝祖以玉斧畫所繪圖，曰：「外此吾不有也。」於是為黎雅之極也。曩時河道平廣，可通漕舟。自玉斧畫河之後，河之中流急陷五六寸丈，河流至此澎湃如瀑，從空而落。春撞號怒，船筏不通，名曰噎口。殆天設險以限羌蠻也。元明時，番人俱於此地互易茶馬。自明末流寇之變，商民避兵討河，攜茶貿易。而烏斯藏亦適有喇嘛到爐，彼此交易。漢番雜處，於是坐爐之營官，管束往來貿易諸番。我朝定鼎，德威所被，直通西域，打箭爐一區盡入幅員矣。

聖祖御乾清宮，講官張玉書進講畢。上問：「理學之名始於宋否？」對曰：「道理具在人心，宋儒講辨加詳耳。」上曰：「日用常行，無非此理。自有理學名目，彼此辨論，言行不符者甚多。終日講理學，而所行全與所言背謬，豈可謂之理學？若口雖不講，而行事吻合，此即真理學也。大哉聖人之言，偽學聞之汗浹襟矣。」

康熙癸丑春，天子御講筵，從容謂學士：「欲得文學之臣，朝夕置左右。惟職經史講誦，給內廬以居之，不令與外事。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。」時舉編修桐城張英名人對，上心識之。

自是再四諮詢，對者無異詞，遂有內廷供奉之命。賜邸舍於瀛台之西，辰而入，終戌而退。上舊所御讀書處曰南書房，在乾清宮之西南隅。命處其中，飲膳給於大官，執書使中涓，紙筆之屬出自御府。珍果之屬撤自御饌者日數至焉。上御乾清門聽政後，則召至懋勤殿。辰巳前講經書，午後講史，率以為常。

此南書房供奉之始。

高文端公之父都統嵩瞻《贈弟斌詩》云：「與君一世為兄弟，今日相逢第二場。」想見勳戚大臣國爾忘家之義。

顧八代字文起，鑲黃旗人。以軍功授戶部筆帖式，擢使部文選司郎中。康熙十四年，聖祖御試旗員，擢八代第一。遷翰林院侍講學士。自他職改入翰林官，實自八代始。

康熙二十一年六月，上諭部院諸臣：朕因天氣炎熱，移駐瀛台。今幸天下少安，四方無事。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，未嘗暫輟。卿等各勤職掌，時來啟奏。曾記《宋史》所載，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，傳為美談。今於橋畔懸設罾網，以待卿等游釣。可於奏事之暇，各就水次舉網。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，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。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，不可見於今日也。特諭。」仰見聖朝喜起明良一心一德之盛。

桐城張相國英長子廷瓚，康熙己未進士。由編修兩歲中遷至侍讀學士。乙亥六月，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，賜宴賜扇。

英父子皆與焉。

長洲彭定求，康熙丙辰會狀。弟寧求，康熙壬戌探花。孫啟豐，雍正丁未會狀。弟兄鼎甲並祖孫會狀，為吳中盛事。

康熙己未狀元常熟歸允肅，授修撰兼日講官，進講《周易》、《毛詩》。舉止端詳，敷奏明暢。湯文正公斌歎曰：「講筵是正人，天下有賴矣。」

康熙十七年，詔舉博學鴻詞。十一月初一日，奉旨：「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，俟全到之日考試。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，交與戶部酌給量給與衣食。用副朕求賢重文之意。欽此」。

戶部議酌俸廩並柴炭銀兩，真曠典也。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，薦舉人員齊集太和門，以魚貫入。上御太和殿。鴻臚唱行三跪九叩首禮畢，命赴體仁閣下。大學士捧題出，題二道：璇璣玉衡賦、省耕詩。俱坐地作文。已刻，大學士傳旨賜宴。凡會試、殿試、館試狀元、庶吉士，俱不賜宴。此乃皇上十分隆重之意。

宣訖，命赴體仁閣。設高桌五十張，每張設四高椅。光祿寺設饌十二色，皆大碗高攢。賜茶二通，時果四色。後用饅首、卷子、紅綾餅、粉湯各二套，白米各一大盂。又賜茶訖。復就試。

陪宴者大學士、掌院學士滿漢各二員，皆南北向坐，謂之主席。

以賓席皆東西向也。餘官皆不與。欽取彭孫遜等二十人為一等，李來泰等三十人為二等。已仕者照品級授講讀、宮坊編修等官，未仕者概授檢討，總充明史館纂修。

長洲吳廷楨，字山楨，少試有司，二十三次皆第一，顧不得中。嘗夢泥金報至，已名第八。丙子入陝西籍獲雋，又以冒籍黜。己卯召試第一，欽賜舉人。癸未殿試二甲五名，合一甲數之，適符夢兆。

高文良公改庶吉士後，即乞假歸，閉戶讀書數年，然後就職。前輩之虛心好學如此。

徐州李蟠為舉子時，嘗夢神人，衣冠甚偉，手一楹付之，中有黃金絲糾結成狀元二字，果以康熙丁丑第一人及第。

姜西溟宸英，工古文，布衣時聖祖即知其名。屢試不售，薦入史館纂修《明史》，分撰《一統志》。月給俸錢，衣儒生衣，雜坐公卿之次。丁卯順天鄉試，已擬第二。因二場有點竄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一語，為監場御史所貼。後以丁丑會試中試，殿試進呈卷在二甲第四。上問：「有浙江姜宸英乎？」內閣學士韓菼對曰：「宸英在史館，識其字跡，第七卷當是。」

上曰：「老名士也，積學能文，至老猶篤。可拔置一甲三名，為天下讀書人勸。」

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。一杞縣任暄猷，明末團練鄉勇以御流寇，後歸南京為後軍都督。王師下江南，投誠隸旗下。

順治壬辰進士，以磨勘被黜。又中乙未進士。一邵陽吳芳，崇禎己卯舉人，官至左都御史。投誠後願以科第進，中康熙甲辰進士。一五河錢世熹，鼎革後棄官為浮屠，久之還俗。應試為諸生，康熙庚戌成進士，年已七十餘矣。

葉文敏公方竊官翰林學士時，修《四書講義》，至羔裘元冠不以弔為聖諱，商於同僚，俱不能對。翰林典簿穆維乾對曰：「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，小注改元字以避諱。」方竊問何所本，維乾曰：「中庸慎獨乃原字，小注改謹字。」方竊大悟，曰：餘自幼疑此，始知朱子為避諱也。」深加敬禮，人服其虛中。

王司寇士正《謁武侯祠詩》云：「武興城郭亂山青，肅肅丹青古殿陰。三代僅存魚水契，千年猶聽臥龍吟。世家瞻尚成忠孝，祖德高光式鑒臨。禮樂可興身未死，中原人識老臣心。」

全集不載，想係初稿，後刪之也。

康熙四十年，聖駕駐蹕郭哈密圖七立，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，奏云：「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，必俟千月乃成。

非遇聖朝，未易呈瑞。」

鄆縣屠純甫粹忠，垂髫時讀書裡中董氏，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間。後果中順治戊戌進士，累官至兵部尚書。先是，聖祖以粹忠老年夔鑠，御書修齡堂扁額賜之。又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：「白鹿城頭百萬兵，碧油幢下一書生。如今始識為儒貴，臥聽元戎報五更。」乃大司馬之預兆也。

宣興任蔡尊宏嘉，官御史，上疏請定服色，三品以上始許衣貂裘狔狔。王阮亭先生口占戲贈云：「京堂詹翰兩衙門，齊奪貂裘狔狔。昨夜五更寒徹骨，滿朝誰不怨蔡尊。」

康熙壬午順天鄉試，五經監生二人。江南武進莊令輿、浙江桐鄉俞長策初以五經違例貼出，仍具題請旨，賜為舉人，一體會試。嗣後願做五經者聽。

合肥李相國天馥，服闋入都，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，置酒新第。史侍讀夔即席賦詩，有「即君館閣稱前輩，弟子門牆半列卿」之句。時人比諸唐人鸞掖鯉庭之盛。

陸清獻公令嘉定時被參，魏果敏公象樞上疏力爭。其略曰：「陸隴其清操飲冰，愛民如子，賢聲播於都下。臣心竊重之，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。今被議革職，例之所在，臣不敢問。但有此清介之官，正當為群僚作榜樣，為百姓作慈母。今之有司守與德為難耳，既知其守與德矣，何不留以長養百姓，云云。有旨報聞，一時傳誦。後累官至順天巡撫。辛酉歲入覲，上賚予甚厚，並賜詩。有「郊圻王化始，鎖鑰重臣膺」

之句。尋擢兩江總督，如陸公之遭際。聖君可謂不負所守矣。

宣城孫榜眼卓之父勳，故給事中也。父孫翁艱於嗣，一日，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。問之，曰：「願得一茅庵，足供大士像，旁可坐臥誦經。足跡不出門，而免持鉢之苦。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，故然指耳。」翁曰：「吾為師了此願。」僧即罷爇，延至其家，為結茅如僧言。居三年，一日送客，忽見僧入後堂。

問之，則夫人臨蓍得一子矣。方駭異聞，庵中人來雲，僧已坐化。子一指然痕怨然。

劉吏部體仁客鳳陽，一日，同友人蘇茂游銘過龍興寺訪老衲，流連竟日始別。蘇歸邸中，夢劉來，笑吟詩云：「六十年來一夢醒，飄然四大御風輕。與君昨日龍興寺，猶是拖泥帶水行。」覺而異之。忽聞剝啄聲，則劉僕至，雲已坐脫矣。